

## 第八回 老驛丞命棄流妖

詩曰：

螻蟻一命自天來，誰說囚妻可自媒。  
貪惡不知三尺法，風騷還惹一身災。  
乞婆老怪真如狗，驛宰新昇頗似魁。  
失接朝京清御史，可憐共作一坑灰。

那母夜叉自恃口談來得，又撞著貼天，想沒有做不來的事。誰知，一著不到，滿盤是空，然後知世界都是妄想結成。如老叫化害相思病，風流情種，一妄也；恠貪婆自檢新郎，高結彩樓，二妄也；黑虎跳居官嚼民，裝妖做勢，三妄也；三考官回家闊綽，列名憲綱，四妄也；假斯文賣弄才學，偏要刻詩稿，刻考卷，刻窗課，盛行一時，究竟露出馬腳，五妄也。這五妄，如今亦不知果有這樣人否？還可恨世上有一種假衣冠，逼真叔敖；真鬼魅，盡屬黎丘，胡行混世，機關極其深暗，尤其可惡。假如小小前程，也要費盡錢鈔；夤緣幹來，也要湊著官運；頂戴得起，還要在京裏坐守聽選，不是五年三年不得到手。若說他淒涼旅邸，終日把歲月消磨，就如那充軍徒，罪業已問成，重複望赦一般守著歲月，豈不可憐！

要曉得，此輩的官銜，畢竟比芝麻大些。也不可笑他銅臭，便輕賤了他。假使這班人，果能自家謹飭守分，該做的去做，就像委吏乘田，抱關擊柝，當日大聖，何嘗鄙而不為。故能以孟氏之道，做仲尼之官，安知草芥前程，不高作如巍峨科甲？就是小小積分，盡忠竭力，自當於在生前建立名宦牌坊，死後請入鄉賢供養，受享春秋二祭。強似如今兩榜人物，進鄉賢祠的，不拘好歹，穢雜不堪，是人是鬼都供養在裏面，豈不辱沒了先聖先賢嗎？至於當今士夫家政，一發不堪之極。簞簞不飭，帳簿不修；外則官體崢嶸，內實端方不足。雖則從來極蒙最勢利的老天，多方蓋護著他，聽他像意施為；到了這個時節，連這老天也覺得十分看他不過，祇得要捉他一個破綻，翻轉臉來，把他自家顯遭天戮，家財投入天府，妻子不免流離，子孫不得昌盛。橫行累世，取禍一朝，這般榜樣頗多。故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此在高官且不可，況卑職乎；在名族且不可，況暴發乎。箬帽天公，靴尖泰岳，比那前說五妄，又妄之妄也。

話說貼天，生出這個計較來，不過是哄那婆子，又放這小使臨期走了，纔好改調進京，把前後銀米盡數開銷，又把他的被舖行李乘機捲劫，遠跳高飛，單單撇下這癡婆子，權做一個異鄉孤客，生死悉憑尊命。忍心害理，一至於此。貼天既滿載而歸，一心祇要思量同妻子受用，又恐怕天來算計他。自家想一想，說道：「就是這老蒼會算計煞，那裏就輪得到我。況且我比貔貅不同，已自柔軟一半，若與鬼兇並衡，自知薰蕕各別。我不過是日常問僭討人些便宜，騙些許錢鈔，日日念幾聲阿彌陀佛，銷釋罪過便了。我曾見如今還有萬惡不赦的，祇靠得口裏吃些素兒，好端端還是活在這裏。何嘗有甚麼天理報應？都是如今這些好說因果的，嚼蛆嚼舌哄弄愚人，如何哄弄得我輩？」不覺自己高興得緊，謔出一個曲兒，叫名《鷓鴣天》：

賽過良平智識多，更兼瀏撤快如何。紫霞觴滿頻頻勸，金縷衣新款款歌。浮白墮，樂妻孥，人生幾度醉顏酡。從今學念聲聲佛，下界閻羅不怕他。

卻說母夜叉既被貼天拐騙，沒處棲身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挨到高郵驛前，驚威威的坐著。一來此處還可以遮蔽風雨，二來靠看這大馬頭的去處，哀求過往客官捨得一、二文錢，還好買些湯餅充飢。終日沒事幹，替那些披枷帶鈕的流徒，在門首說說苦話兒。不料這一日，也是他該造化到了，忽然撞著驛丞老爹，紗其帽而圓其領，搖搖擺擺，獨自一個踱將出來，巡視紅隻。忽然看見夜叉，便開口問道：「你這婦人，並不像我本驛囚犯，為何也住在我衙門前。這個所在，來往官員甚多，誠為不便，速速別處安身。」那夜叉雖則半老，若是扭裝些風致，卻也投合餓眼。祇見驛丞問他，故作嬌聲低語，回復了幾句，絕不象當初捉住司茗，如狼似虎，咆哮哮哮的光景。你道他今朝的喉嚨為何閉塞不響了？祇因他接連餓了幾日，少些氣力，又在失時失勢的時節，湊著機緣。正是所謂：

人逢喜事偏增好，  
餓瘦腰肢學楚妝。

那焦娘子雖是閑漢的妻子，在鄉黨間頗持大體，祇有他人前說話；如今是落局之際，因此低柔和美，又加十二分的做作賣俏，引得那驛官不覺眼花撩亂起來，霎時間魂靈兒飛在半天雲外。況兼他二十載離家，久矣有鰥在下，往日在京坐守前程的時節，身邊又沒半個餘錢，就要到柳陌花街高興發頭，不過是數椽子、掛炭節的勾當，不可常試。祇好望天空想。

如今，已叨現任，業有關防在身，一些胡亂不得，頗自寂寞難熬；縱有一兩個門子隨身服役，卻比那儒學裏老成精的東西，更年長幾倍。巴不得要使個法兒，等面前這些驢馬畜生忽然都變做婦人，齋我極鬼一齋方好；若是要思量在這驛遞衙門，趁出錢來娶房妻小，除非再轉一世。因此就想把這個婆兒，既無根蒂，若得我刷創起來。抬舉他做一位驛宰夫人，諒他也決無推阻之理。慌忙走進衙去，著人喚他到廳前來，問個來歷明白。

夜叉從頭到尾一一告訴一番，深恨孑身無倚。驛丞不覺大喜，登時款進私衙，設處兩件現成的衣裳，裝裹起來，當夜排設酒肴，竟成洞房花燭。夜叉也落得將錯就錯，強如去那教化大行。當時就有那吟詩贈賀，嘲得好笑。

尋思孤驛可憐齊，  
忽見佳人鬼面嬌。  
半載丐婆今富貴，  
多年鰥吏恣逍遙。  
巫山綽約郵亭配，  
閬苑猖狂趣事饒。  
試問閨中誰氏女，  
又精本姓是巴焦。

又有《滿庭芳》一詞，

黑頂拖雲，橫眉掃月，天生怪質難描。驛遞郵亭，馬嘶驢號。一點淫心蠢動，五更春興伯饒。訴衷腸不盡，休負好良宵。古驛黃昏夜，風標嫋嫋，愈覺天燒。強供闊嘴，顯出龜撩。祇恐歡來無幾日，便須恩斷開交。憑鬼剝，消磨狗命，始信禍根苗。

過得幾時，不想夜又十分作怪起來。畫粉搽脂，嚇殺牛頭小鬼；揮巴搥臉，驚呆怒目金剛。把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官兒，平白地矮矮了一段。夜夜要雲雨，朝朝要酒肉，支盡奶奶威勢，吵鬧街坊鄰裏。那管你干係官箴，竟把自家當做了一個內衙的鬼剝，親管的上司，不怕驛丞不終朝跪迎拜送。要曉得做驛丞的，一雙磕頭原是跪慣的，他也樂此不為疲。祇是在夜叉婆，還該回想幾日前自何等的來歷，一旦衣食充足，雲雨如意，也就略存他些須做官的薄體，未為不是。大凡是忘本的多，那個肯巨頭返顧，得水不浮。抑且婦人是水性楊花，一發流浪慣的。在夜叉正叫做：

一朝權在手，  
便把令來行。

忽一日，驛卒報到，蘇州府察院老爺任滿回京，馬牌到驛經過，須要整備。駐馬下程，酒席掉換，添撥馬匹，人夫缸隻，並一應隨行官役茶飯使費。祇因錢糧缺少，正在忙做一團，千方措辦。頃刻又有一報接到說道，前站禁止驛遞錢糧，一毫不用。這位大老爺比別位不同，兩袖清風，一心如水。缸內止有文書卷箱一隻，隨身衣服卷箱隻，全艙飛渡。凡是沿途，一概公贖常例，護送官員人役，隨路遣回。真正清廉嚴肅，絕不露一些的驕馬行為。並不象如今的承差，不拘早晚臨驛，科派需索，打罵施行，備了人夫，又要干折；既干折了，又要人夫；抓拿驛丞如蠅虎，提放驛丞如猴猴。如叩頭蟲，不時起倒；如失韁馬，衝突奔忙；氣喘喘，忙急急，不知此驛之苦，何時得歇。孟子之書，有述置郵傳命之語。郵者，牛也；置者，捨也，亦可以捨放了這個牛的意思。

今何幸此高郵驛丞撞著這察院老爺，寬恩深愛，如此簡省，祇要驛丞遠遠的在崖上叩頭跪接，呈遞腳色手本便了。那驛老聞得此信，滿心歡喜，又好與夜叉安心快活。接連在水口等候了幾日，還不見來。祇得著人到前路探聽消息，並無蹤影。一心又記掛這乞婆新婚，多添這乞婆，時時刻刻叫囚徒出來催他進去。祇得回到驛裏，再行打聽，正是：

無官一身輕，  
有妻萬事苦。

卻說察院老爺原是做官清正得極。今日任滿出境，被本處鄉紳秀才、良耆百姓，攜老挈幼，一齊臥轍攀轅跟出城來，挽留攔住，不放開缸，齊聲喊叫道：「老爺鐵膽銅肝，冰清玉潔，我等情願伏闕叩闈，懇留回任。終不然，這樣一位好官忍放去了。就像我們一旦沒了父母，如何是好？」不停一刻，越發陸續聚集來了。察院老爺祇得自己立出缸頭上來，吩咐說道：「本院自從入境以來，恪守官箴，頗漸曠職；雖無甚苛政加害爾等，亦未嘗有甚好處為及地方，何必如此費心。在爾等縱然苦留，在本院何敢違命？況且接任老爺更號神明，必能為地方造福。若本院壞了這巡方常格，反加本院逆天大罪了。」要曉得往常舊套，一個官府去任，不論好歹，自有那一班慣做頭的學霸糾合出來，懇挽留恩，習成故事，不比得這一番真心實意，萬口一詞。察院老爺無可奈何，祇得又轉請司道府縣各官，相煩安慰這些百姓，不可這般造次。

那曉得這些百姓索性大哭起來，山搖地震，不能解散，說道：「當日漢有寇恂，文武備足，有牧人御眾之材。光武命守穎川，後朝廷又召為執金吾，徵他還朝，被百姓遮道呼曰：「願借寇君一年」，寇公畢竟被百姓留鎮。眾力回天，此雖異代之事，我們也要緣此為例。難道大老爺做得寇公，小的們就做不得寇公的百姓嗎？」察院祇得泊缸一日，希冀天晚百姓們自然散去，那時連夜開缸未遲。那曉得這些百姓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團團圍守，直到天明。長宵露宿，必要敦請回衙，方纔罷手。整整亂了三日，就有議這生祠曲的，請建名宦的，脫靴遺愛的，鐫刻碑文的，倒把那些葷飯大老，倚仗著百姓的一片真心，乘機生事請功，便好從中兜斂公分。傳啟如飛，真個叫做鴉飛鵲亂，眾口難調。殊不知這個事關朝廷，斷斷不能回的。百姓們不得已，祇得各各拈香隨缸遠送，夾岸如蟻，遮雲蔽日，直到三百里之外。

察院老爺恐伯眾人辛苦，開了艙門，又從新曉諭，苦勸一番，方纔如山崩地裂一般，羅列拜哭，三回五轉，依依不捨，然後漸漸的悵惘而返。此真三代之遺事，千古之奇聞也。察院老爺猶恐隨路還有人趕來，因此吩咐水手，不許一路張揚，悄悄地速行。竟從高郵夜渡。好笑的緊，察院已曾過了淮安地方，那驛丞還尚昏睡，高臥不起。察院老爺雖沒有計較他的意思，但是舊規體統不可壞了，故此那一班隨行的員役，不肯甘心，就著幾個承差率領幾個牙爪，復回高郵，祇叫驛丞出來，問他緣何既裁革了一應使費，反敢藐視憲臺，不來迎接？那曉得那新郎一時聽見，已是驚得屁流尿滾、手忙腳亂，卻被差公一索牽出，下缸回話，不到半路，活活嚇殺。

你說一個人做驛丞，不知迎官送府，歷過多多少少的風浪，就像鼓樓上的烏兒一般，如何就被這承差驚殺了？況且他原是承差出身，為甚怕伯承差，且又死得這樣快煞。祇因他原是一個有年紀的老人家，多添近日新婚，虛損喘息，如燭遇風，嗚呼哀哉！竟捐館於驛郵舟次。方知收留迷失夜叉，原是與鬼為鄰，究竟死而後已。從此，夜叉仍前叫化，後亦不知所究矣。當有歌謠傳誦：

跳黑虎前程，這螻蟻，居要津，蝦弓搗蒜不消停。派三名五名，趁三分五分，賠錢倒貼難供命。歎郵亭風雨淒涼，驢馬伴黃昏。  
何處遇妖精，乞婆兒，天作成，乾柴烈火前生定。拚三更五更，未三旬五旬，眼兒流淚，腰兒硬，太無情。承差似虎，結果老風情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司茗當時乘機脫回，把前項的事一一報知麗卿說道：「如今府裏太爺已經出差拿我。我雖脫逃，勢必嚴行緝捕。況夜叉進狀，必然將花案事內的人，一並具告。相公避居此地，終非穩便。況且小人又不能出頭，難以傳消消息，不若早避地方，庶免禍及。」祇得商議隱遁之策，但祇心心念念放不下倚妝，復對司茗說道：「我今與你同去相會倚妝一面，再行何如。」司茗道：

「這是萬萬使不得的。那夜叉用了許多官司本，滿望太爺究出根原，償他丈夫性命，豈料被我逃脫，愈加痛恨。相公此去，倘撞著他惹出事來，不是當耍。世上的事，常是芥菜子落在繡花針眼裏的，這個斷乎不可！」麗卿又想到：「我今此去，未知後會何時，怎樣通得一信息與倚妝知道，也免他朝夕懸念。」司茗祇得應允道：「再無別法，還做我不著，再去走遭，就是撞著這廝，我自法兒脫卸。相公作速修書起來，付我送去。回來就好上缸趕路。」麗卿寫書已畢，交付司茗去了。隨即收拾行囊，打迭登舟。正是：

從前作事都無調，  
禍到頭來祇自知。  
若不預先生計較，  
臨期那得出頭時。

可見惡人報應，毫髮不爽；清官播譽，公道彰明。話中兩路彰瘡，宛是一部春秋勸懲，大概已盡於此。但祇貼天飛如何倒容他活在世上？祇因世人險惡，老天故意生出此等人來，假手磨滅，直到磨滅殆盡，然後慢慢的，再算計到他自己身上去。就如處置母夜叉一段情白，也算得是奉天討罪了。至如麗卿逃得乾淨，司茗通得線索，重新整頓筆墨，看官們靜聽可也。

---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